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三十八回 拈鬪兒令翻蝴蝶會 喚美人曲唱牡丹亭

卻說婉香因美雲要想個玩意兒，婉香道：「我早講過了，咱們今兒喝酒，不准落成套。一不許登高賞雪，二不許行令做詩，三不許飲半逃席，四不許攙枚拇戰，五不許避酒不飲，六不許對棋彈琴，七不許高談闊論，八不許玩皮嬉笑。」麗雲笑道：「罷罷，我不敢在座，除了這幾樣還有什麼好玩。」婉香道：「你曉得什麼，你聽我講完了，依不依隨你們。」美雲忙問他，婉香道：「咱們喝的酒，也不許落了成套。我昨兒特把今年一年釀的十二種果子酒和花露，拿了出來。大家拈鬪兒，誰得哪一種，便吃哪一種。」賽兒道：「這個便很有趣，快拿出來我們吃。」婉香道：「未呢，我先把瓶子拿來你們瞧。」因叫春妍和笑春兩個，去玻璃櫥裡搬了出來。大家看，一瓶一瓶的標著泥金簽子，寫著白玫瑰露、櫻桃釀、鮮荔子釀、葡萄釀、雪梨釀、水蜜桃釀、杏仁露、金橘釀、蘋果釀、白荷花露、薔薇露、海棠蜜釀，婉香照樣謄了一紙出來，撕了條子，做了鬪兒，攪亂了，大家搶著，每人拈了一個，看是：寶珠的櫻桃釀、婉香的鮮荔枝釀、美雲的白玫瑰露、麗雲的葡萄釀、綺雲的白荷花露，賽兒的水蜜桃釀、還剩下六瓶。婉香又道：「咱們的菜，也不要和往常一樣，只各人檢愛吃的點了，便各人自吃，別個的也不必問，可不很好。」大家都說：「這也很很有趣。」婉香便叫愛兒把食單子拿來。各人點了幾樣，喊廚房裡去做。婉香因道：「怎麼大嫂子還不來，春妍你再去請一聲兒。」春妍答應去了。閒談一會兒，見丫頭進來，問：「酒在哪吃？」婉香道：「便這裡中間。」因自己走出來指道：「把這個圓桌子拿開了，把那益智圖桌子搬過來。」小丫頭答應著，七手八腳把圓桌抬開了，又把益智圖桌子一張一張的搬了過來。婉香指使著，擺了個方圈兒，把宮熏圍在中間，吩咐擺八副杯箸。又叫去把春聲館女戲子叫來，把樂器都帶了來。小丫頭答應去了。婉香又叫他把盆梅搬了十幾盆過來，放在椅子後面，也圍了個圈子，剛佈置完，藕香來了，看見笑道：「好嚇，今兒不賞雪，敢是賞梅麼。」婉香笑了笑。賽兒等聽見藕香聲音，都走出來，見這樣個擺設，大家都說別緻。婉香讓各人依次坐下，每人面前都有了四盆乾濕果子。藕香因道：「四妹妹怎麼不來？」婉香因道：「位子卻留著呢。怕今兒這個玩意兒他乾不了，所以不請他去。」丫頭們把六瓶酒都分送在各人面前，婉香知道藕香愛吃雪梨，便叫把雪梨酒送給藕香吃。站人各自斟著吃了，都贊好酒，又各人更換著吃了幾杯，都說別饒滋味，各有各的好處。一時送上菜來，藕香的恰和賽兒一樣，大家吃了點。婉香道：「今兒不算行令，咱們好多天不唱曲子，咱們今兒要正正經經的唱一會，理理牌子，不能這個唱了，那個不唱，那唱的牌子也要拈鬪的。拈了牌子，或該兩人唱，該三人唱，那生旦淨丑，又要拈鬪的才公道。不能唱的拈了淨，罰三杯酒，倩人代唱，自己吹笛子，生旦丑一例，假如拈的牌子是跌雪，我不能唱，我也罰三杯，再拈過總要拈到會唱的才算。」大家都笑說：「好極了，我們都只樣依。」婉香又道：「鑼鼓教春聲館女戲子打，笛子鼓板，須要咱們自己人吹打，才合板性。」眾人都說：「這個自然，該派不唱的人吹打。」正說著，那些女孩子都來了，藕香便叫嫩兒、伶兒把戲名開了一百個，做了鬪兒，擺了盤子裡，依坐次先後，教藕香拈。藕香拿筷子夾了一個，打開來看是《千金記》的楚歌。可巧中間忘了些，便情願罰酒，再夾過，看是《牧羊記》的告雁，也忘了，因笑嘆道：「你怎麼多檢這些冷色的寫在上面，嫩兒笑回道：「奶奶說要一百個牌子，所以才把這些也寫上了。」藕香喝了酒，又夾一個看是《長生殿》的小宴，因道：「這個便好。」又道：「還是清唱，還是夾白。」婉香道：「這個隨各人歡喜。」藕香道：「我說不如清唱。」因叫嫩兒，把那生旦也寫了兩個鬪兒，另放在盤子裡因問：「誰和我對唱。」麗雲趕先答應了去，便伸手來拈鬪兒。可巧藕香拈了旦，麗雲拈了生，麗雲笑道：「妃子請了。」藕香笑道：「拈了這一點兒便宜，便又發狂了，不要回來陳元禮罵的哭不出來。」麗雲笑了笑，寶珠便和賽兒兩個吹笛。婉香不肯打鼓板，叫嫩兒打著，自己卻拿枝笙來呼，綺雲去把九韻鑼捧了過來，擺了面前，嫩兒打起鼓板，笙簫齊奏，聽麗雲和藕香合唱道：

攜手向花開，暫把幽懷同散。涼生亭下，風荷水翻翻。愛柯陰靜悄碧沉沉，並繞迴廊看。戀香雁依人，睡銀塘鴛鴦偷眼。

唱完這節，麗雲道：「那不勞你的一節，都是些乙凡，怪沒趣的，不如刪了。」藕香笑道：「你不過躲懶罷了，也罷，便我唱吧。」因唱道：

花繁穠豔想容顏，雲想衣裳光燦。新妝誰似，可憐飛燕嬌嫩。名花國色笑微微，常得君王看。向春風解識春愁，沈香亭同倚欄杆。

麗雲笑道：「哈哈妙哉，李白錦心，妃子繡口，真乃雙絕也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藕香不答應道：「咱們講到清唱，不准夾白。這會子可要罰酒來。」麗雲不肯吃。藕香拿一杯酒來灌他，大家都看著兩人笑。麗雲死不肯吃，一扭頭把那杯酒倒的綺雲一身。綺雲笑罵道：「你們皇爺妃子的做著，倒拿我晦氣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麗雲忙拿帕子替他揩乾了笑道：「你不要氣我，不服我，做了萬歲你便是御妹呢。」綺雲聽這樣說，便不許他再唱。又叫寶珠、賽兒不替他吹笛子。兩人真個放下笛子不吹了。賽兒因道：「這樣唱起來大家輪轉，要唱到明兒還唱不了呢。又不上台串戲去。要這樣從頭至尾的唱，這會子該輪到我了麼。」原來賽兒是坐在藕香身邊。大家都說你拈鬪兒吧。賽兒拈了一個，看是《叫畫》，便開心道：「這是我的拿手，快吹起來。」麗雲笑道：「你叫誰吹，誰是你用的後場。」賽兒道：「這個不能，咱們講到的，不然，我替你吹什麼來。」綺雲笑道：「我吹吧。」藕香也拿枝笛子過來。賽兒才高興起來。因道：「我夾白的，綺雲點首兒。」賽兒道：「嚇，不在梅邊在柳邊，這怎麼解？奇哉怪事。」大家聽了，都笑起來道：「怎麼沒頭沒腦的說白起來。」賽兒笑笑不理。接著唱道：

蟾宮哪能得近他，怕隔斷天河。

又對著婉香笑著說：「白道嚇，美人，我看你有這般容貌，難道沒有好對頭麼？」又唱道：

為甚的傍柳依梅去尋結果。

又說白道：「我想世上那姓柳姓梅的，可也不少，小生叫做柳夢梅，若論起梅邊，是小生有分的了。那柳邊呢，哈哈，小生也是有分的。」

偏喜咱柳柳停和，

又說白道：「咦，這美人的面龐卻是熟識的很，曾在那裡會過面來嚇？怎的再想不起了。」接著唱道：

我驚疑未妥，幾會向何方會我。

「哦，是了，我春間會得一夢，夢到一座花園，梅樹之下，立著一個美人，那就是他，他說：「柳生柳生，你遇著我，方有姻緣之分，發跡之期，哎哎，就是你也嚇，美人究竟是你不是你嚇。你休閒阻，敢則是夢兒中真個。」又白道：「待我細細認來嚇。你看這一首題詞，小生不免和他一首哪，這是小生的拙作，倒要請教。」說著向綺雲點點首兒便接唱道：

我題詩句，聲韻和，猛可的害相思顏似醜。嚇，待我狠狠的叫他幾聲。嚇，美人美人，姐姐姐姐，我那美人嚇，我那姐姐嚇。嚇，姐姐，嚇，美人，你怎的不應聲兒嚇，我那美人姐姐嚇。」

因笑向婉香接唱道：

向真真啼血你知麼？我呵叫，叫得你噴嚏似天花吐。

夾白道：「咦，下來了，下來了。」

動凌波請嚇請，盈盈欲下啐，不見些影兒那。

又道：「小生呢，孤單在此，少不得將這美人做個伴兒。早晚間玩之叫之拜之，贊贊贊之。接尾聲道：

拾得個人兒先慶賀，柳和梅有些兒瓜葛，嚇，美人美人，姐姐姐姐俺呵、只怕你有影無形的盼煞了我。

唱畢嗤嗤的笑個不了。綺雲道：「慢點兒笑，給我吃了罰酒再講。」賽兒道：「怎麼要罰。」綺雲笑道：「你怎麼把那『青梅

在手詩細哦』的集賢賓一出跳了。」賽兒笑笑，沒的說，便喝了一杯，下底該美雲唱。美雲便拈了個《訪普》。是不會的，便罰了酒。又拈一個，看是長亭哭晏。又說：「忘了好些，情願罰酒。」倩人代唱，婉香一口答應了去。寶珠接了笙，藕香吹起笛子聽，婉香只唱得「碧雲天黃花地」兩句，忽銀雁上來說：「三太太打發湘蓮來問奶奶，請奶奶快去。」藕香只道什麼要緊，忙放下笛子，丟下眾人和銀雁走回西正院來。見湘蓮在那裡和小鶻、翠風等說笑，見藕香來了，便請個安。藕香問怎麼事，湘蓮道：「太太說前兒叫辦的平金繡披五十堂和十七副炕幃子，說二十四有的，怎麼到今兒還不送進來，可不要誤了事，請奶奶傳內總管問一聲兒。」藕香道：「知道了，別的可還有怎麼吩咐。」湘蓮道：「別的單府裡上下壓歲錢一應該多少，請奶奶開個單子呈上去，好發銀兩出來。再大年三十該祭祠的一應排場也請奶奶吩咐了總管。又各莊上的佃未已收了多少了，請奶奶查一查，該追的追去。」藕香道：「那我都知道，你回太太去，說我回來自己來回。」湘蓮答應去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鸞簫豔曲紅牙暖，象板新歌素口香。